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詩補傳卷四

宋 范處義 撰

鄘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絶之

衛世子共伯之死史記以爲其弟和以賂襲攻共伯自殺今詩序第云蚤死不言被篡之事和即武公倘有攻兄之惡衛人豈得以爲賢謂之睿聖武公當以

經證史之誤序言父母欲奪而嫁之詩只言母也天只蓋欲奪其志者母也亦猶鄭莊公不勝其母將仲子之詩以爲父母之言古人發言多如此曰奪曰誓曰絶皆見其守義甚確之意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沓）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紙下同）不諒人只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柏不宜爲舟以其質易敗也兩髦者髮至眉幼時之

飾髦者髮垂之貌詩曰無非無儀則儀者婦人之善也又曰求爾新特則特者婦人之異也矢誓也慝邪也共姜欲拒父母故自謙下以爲質之不美而嫁爲世子之妻誓之以柏爲舟在彼河之中河之側尚懼其易敗豈宜他適喻已以易敗之舟當置之不用之地不可復嫁也守義既堅必毀其容飾不事膏沐往往去髮至眉爲幼時之狀以明其誓令人亦多傚傚爲此共姜自謂爲此兩髦之飾在他人有夫者固不

當然實爲我之儀善實爲我之特異故以死誓其靡他靡慝也父母欲嫁我忍則如天但不能諒我之心耳皆絶其父母之辭或以兩髦爲指共伯儀特皆訓爲匹竊謂不然共伯既爲世子且死矣其妻豈宜復以童幼命之悍然未亡人亦豈宜言及匹偶之事皆非詩人之本意也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宣姜不能正其始故爲人所窺侮亦不能正其終左傳謂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昭伯即公子頑昭伯之惡似其先君必曰齊人使之以見宣姜爲人所窺侮謂宜其爲此也曰不可強之以見不能正其始故終不得而卻也昭伯雖非君而宣姜君之母也上行之下效之昭伯既非君故不曰刺其君而曰刺其上也國人疾之又甚於惡之蓋惡之者不樂其事疾之者直欲除去之也此爲惡輕重之辨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茨以喻公子頑牆以喻君之母茨生於牆宜可埽除而不可者慮傷於牆耳謂公子頑之惡可去而慮傷君之母也木交積曰冓又十秭曰冓亦積數之多也謂宮中積有多言不可道之於口道之則可醜也二

章三章皆同襄謂反覆除之束謂束縛去之詳謂詳言之讀謂讀誦之長猶言其說甚長辱猶言適足爲辱國人疾之之意每每有加詩人之言多然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衛夷姜宣姜皆謂之夫人皆有内亂之醜其失事君子之道一也是詩偶繼牆有茨之後故說者以爲宣

姜以小君為人君雖無它證理亦可通自宮中稱之
亦可謂之人君矣宣姜無夫人之德以稱夫人之服
其不得與君子偕老宜哉故詩陳古義以刺之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加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副者夫人祭服之首飾笄者衡笄垂於副之兩旁其
下以紞垂瑱者是也珈以玉為之又以飾笄其數以
六意其下王后一等此所謂服飾之盛也詩人謂昔

之夫人所以能與君子偕老被服副笄六珈之貴以奉祭祀者以其德見於容委委然婉順佗佗然和易其立如山其潤如河象所被之服得其宜稱今宣姜無淑善之德何以稱其服也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編列他髮為之亦有副貳之意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真忍)髮如雲不屑(蘓却)髢(第)也玉之瑱(吐殿)也象之揥(勅帝)也揚且(疽)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玼鮮盛也翟褕翟闕翟也畫雉之形以爲飾或謂之
翟瑱以塞耳以玉爲之揥以摘髮以象爲之詩人謂
昔之夫人被以翟衣副以瑱揥其髮之鬒而黑如雲
之狀不用髢而自美其眉目之間廣揚皙白人之望
之如天帝之可敬亦以德之稱其服耳且語助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
且之顔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院
瑳亦鮮盛也展即展衣也詩人謂昔之夫人被丹縠

之展衣蒙縐絺於外紲繫也袢衣無色也謂以是而自斂飭也清謂目視清明揚謂眉目之間廣揚頟角豐滿也展誠也美女爲媛誠得此有德之人然後可爲邦之美也始終言德容之盛蓋有諸中形諸外也一章微言子之不淑後二章不復言鄙之之意見於言外也所謂詩不可以言語求必將深觀其意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信乎善言詩者也是詩三

章皆賦也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衛宣公父子所爲如此可謂公室淫亂也公室至男女相奔一時風俗可想而見桑中所刺乃專指世族在位者相竊妻妾期於幽遠之地共爲淫僻之行在位者如此安得有政以率民宜乎政散民流無以禦之序詩者首言公室蓋推本而言之也

爰采唐矣沬_妹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_腰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唐女蘿也麥穀名葑菜名沬衛邑即紂所都之沬邦也姜氏弋氏庸氏皆世族也桑中桑田之間也上宫城中之宅也淇衛之水名也采唐采麥采葑蓋男女

托此以相求始期約於桑田之外終要入於城中之居可謂期於幽遠矣然三章皆言送乎淇上則異於流蕩而忘返者上雖無政以正民而民知自返此聖人之所取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牆有茨之醜公子之罪為大君毋次之此詩以鶉鵲為喻亦無指二人序止刺宣姜不及公子頑蓋所謂不可道也然鶉鵲之不若則頑固在其中矣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姜人之無良我以爲兄鵲之彊彊

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鶉不亂其匹所以奔奔然喜鬬者惡其亂匹而鬬也

鵲不淫其匹所以彊彊然難偶者傳枝受卵故能不

淫也今人之不善信鶉鵲之不如矣我以爲兄指公

子頑蓋實惠公之兄也我以爲君指宣姜蓋姜實衛

之小君是詩二章皆興而賦之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

曹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衛懿公為狄所敗宋桓公以衛之遺民立戴公廬於漕戴公卒立其弟燬是為文公齊桓公於是率諸侯攘夷狄而城楚丘文公始能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而不妨農得其制而不越禮故百姓說之作是詩道其興廢植什致國家富盛之實衛之民至是其有瘳乎封滅二字義見木瓜

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定之方中謂夜視營室之中以為興作之始揆之以日謂晝度日景之正以知向背之宜宫室雖互言以協音韻先宫而後室亦有將營宫室宗廟為先之意榛栗果之嘉者可以備籩實可以為女贄椅桐梓漆皆木之材者可以為罷用止言爰伐琴瑟蓋舉其用之重可以備禮樂者以言之耳

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虚故墟也堂衛邑也楚即楚丘也景山以大而得名商之故都也京高丘也衛在商畿内謂升故墟以望喜楚之旁邑及景與京之高大則知地勢之勝也降觀於桑田之間見其地之美沃謀之龜則言其吉終焉信其爲善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説于桑田匪直也人秉

心塞淵騋牝三千

靈雨時雨也時雨發生若神靈然倌人主駕者也馬七尺曰騋謂時雨既降帶星命駕說於桑田之間所以訓農也於是百姓悅之歎美其君之德謂非可以常人而論吾君其操心之塞實淵深無他嗜好一意於富國舉馬而言其高大而牝者至三千之多則所以致此者乃塞淵之效也左氏傳言衛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特舉其成數詩人言騋牝

三千美之之言必夸不必求其實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蝃丁計蝀都動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蝃蝀之詩謂之止奔則衛人有厭亂者矣序詩者遽以道化許之蓋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衛文公以道化其民雖與文王道化行相遠然敬教勸學春秋賢君有所不能宜乎化民有恥亦幾於惡無禮之氣

象曰國人不齒則淫奔者少而厭亂者多亦可尚也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爾雅曰蝃蝀虹也釋者曰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雄曰虹闇者爲雌雌曰蜺陰陽交會之氣也淮南子曰天二氣則成虹虹淫氣也文中子曰至治之世則虹不見蓋地氣還矣天氣不復於是成虹虹天之淫氣也詩人以其雌雄雙出故以喻淫奔然其出非早則暮早則朝陽射之故在西暮則夕陽射之故在東其

實皆淫氣暈日而成也詩人專取在東者為喻葢東
又為陽方而淫氣雙見尤為可恥至不以手指之疾
之之甚也遂以禮曉之曰女子自有適人之道豈終
在父母兄弟之家何為淫奔而犯禮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毛氏曰隮升也從旦至食時為崇朝鄭氏曰朝有升
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自然應曹風候人曰薈兮蔚
兮南山朝隮毛氏曰薈蔚雲興貌隮升雲也鄭氏曰

薈蔚之小雲朝升於南山不能爲大雨然則隮爲升雲明矣獨鄭司農釋周官十煇誤以隮爲虹故後之說詩者亦以朝隮於西爲虹夫虹固能見於西方而詩人止言隮不及虹者蓋此詩一章既戒其淫奔二章則告以正禮謂陰陽之氣和則雲升而成雨乃雨之正也蝃蝀乃淫氣相干而暴雨故易解散是以虹見則雨止世以虹爲截雨虹非截雨也淫氣相干勢不能久故虹見則雨止有違禮苟合則離必速之象

若雲氣朝升於西則崇朝雨必至矣此陰陽和之雨也喻以禮約昏則可成矣何至淫奔如虹氣相干而雨也故又以禮曉之曰女子自有適人之道豈終在父母兄弟之家邪父母兄弟先後互言以協音韻非有他義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國人謂信者人之所以立不可棄也命者天之所賦予不可違也乃如淫奔之人第以昏姻爲懷詭譎相

誘豈有信誓可守悖理而行豈知命分之正國人之言能知信與命則被上之化亦至矣是詩三章上二章比而賦之也卒章賦也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商之餘俗更文武至成王猶在則宣公之化豈文公所能遽革然文公一能正其臣則在位無禮儀者已爲詩人所譏刺信乎惡之漸者雖深而善之所感者

亦速此相鼠之義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相視也鼠雖微物猶有皮以被其外猶有齒以養其內猶具四體以全其形今在位之人無威儀容止不知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是人不如鼠也人而不如鼠縱未即死亦何所爲亦何所俟不若速死之爲愈也

疾惡之甚如此以見清議之不可犯遷善改過不可不力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樂取諸人爲善虞之所以爲盛帝善人是富周之所以爲顯王爲人君而好善固爲可美未若爲臣下而好善尤爲可美也故鄭武公善善之功詠之於詩一介臣之休休有容載之於書子游爲武城宰孔子問

之曰女得人焉爾乎樂正子為政孟子以為好善優於天下蓋為臣子而不好善則嫉賢忌能俾之不達人君雖有好善之心亦沮格而不行此干旄之樂告所以美衛之臣而不言文公也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干旄干旌蓋分而言之以協音韻其實皆旟也注旄於竿首謂之干旄鳥隼為旟謂畫鳥隼以為飾析羽為旌謂析夏翟之羽以為綏周官司常曰州里建旟釋之曰縣鄙鄉遂之官大司馬曰百官載旟釋之曰卿大夫也是詩明言干旟以見衛之內外臣子皆好善載子子然特出之旟皆有注旄析羽之干或就浚郊或就浚都或就浚城言訪善人之廣無內外遠近之弗及也素絲良馬聘善人之禮也紕之者織之始

也組之者織之成也祝之者既成而斷之也好善之意既勤故素絲織組始成即斷取以行禮也始者良馬四之既而五之既而六之禮加厚而意無已也孔子遇程子命取束帛以贈先生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此古之臣子得用束帛車馬為禮之證也彼賢者見其好善之勤自相謂曰衛之有美德之臣子既建旄以訪我又有禮以將之所以待我者厚矣我將何以畀之乎何以予之乎何以告之乎謂不足

以副其求賢之意如此則所聞之善言善行必罄竭以語之矣此所謂樂告以善道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彥下同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載馳泉水皆既嫁之女思歸宗國能顧義遵禮止其私心其孝愛不忘本有葛覃之風故聖人有取焉此

詩言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不能救婦人念慮及此有烈丈夫之志尤可尚也其詩編之衛風葢夫人作此以寄其兄戴公采詩者得之衛地宜為衛詩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䟦涉我心則憂

弔失國曰唁漕衛東邑也草行曰䟦水行曰涉夫人自有志於馳驅歸衛故其言謂雖在禮得以遣大夫䟦涉而歸寧終不足解我心之憂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夫人謂許人爾既不以我欲歸衛為善使我不能反其國濟其難盍亦反而思之視爾之家或有急難不臧之事其心如何則知我心之欲歸果不為遠於人情果不能閟而不發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也可以療鬱結之疾夫人思歸不得自如中懷鬱結故欲采蝱以療之既而自謂我女子所懷之事尤難祛除非藥所能療亦欲各行其志耳許人何為以我為過豈皆穉幼狂惑不能知我之志乎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芃芃方盛貌控持也極至也夫人思歸之時適當麥

之方盛故思歸行其宗國之野見芃芃之麥又欲持宗國顛覆之事告於大邦但未知何國有因何國可至耳于是又語大夫君子曰無以我為有過雖百方為我致思終不如我心之所之在於宗國也誦其詩者非特見其孝愛之深亦可知其止乎禮義徒有其言不敢自恣也是詩四章皆賦也

詩補傳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補傳卷五至七

臣永瑢恭校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姚培敦

詩補傳卷五

宋 范處義 撰

衛

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淇奥之序取詩之數語以形容衛武公之德曰有文章即詩之有匪君子也曰又能聽其規諫即詩之如切如磋也曰以禮自防即詩之如琢如磨也曰故能

入相于周即詩之猗重較兮也舉此而言誰謂詩序不可信哉武公之德信能如此則史記所載襲攻其兄之事疑無其實矣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於宜有匪君子如切如磋七河如琢如磨瑟兮僩遐板下同兮赫兮咺況晚下同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況元下同兮

淇衛水名奥水傍之隈也淇多美竹漢書所謂淇園之竹是也猗猗始盛也有匪文章也匪與斐同周官

以為且其匪色禮記則以爲有斐君子治骨角曰切磋治玉石曰琢磨詩人謂武公之德見於文章者如其竹之始盛由切磋琢磨之致然切磋者以利器攻骨角而成其文喻武公能受人之規諫以成其德也琢磨者以玉石就錯礪而成其器喻武公以禮自防而成其德也大學以切磋為道學謂道之以學與道問學之意同正利器攻骨角之喻也以琢磨為自修謂自知修省與内自省之意同正玉石就錯礪之喻

也武公能資諸人盡諸已者如此所以内而能恂慄知其志氣之有立也故曰瑟兮僩兮外而有威儀知其聲聞之不息也故曰赫兮咺兮自非盛德至善何以有此文章宜民之愛之終不能忘也説瑟兮僩兮者以為矜莊寛大説赫兮咺兮者以為赫赫宣著既與大學之義不同且矜莊與寛大相反則知僩非寛大也赫赫與宣著無異則知咺非宣著也蓋能矜莊則志氣自然僩兮有立有威儀則聲聞自然咺兮不

息荀卿曰陋者俄且僩釋之者引說文曰晉魏之間謂猛為僩蓋懦則無立猛則能立事恂信順也慄莊栗也武公信順而莊栗有寛而栗柔而立之氣象故知其志氣之有立也說文與字書皆謂朝鮮以兒啼不止為咺蓋衆口咺然譽武公之善而不止也武公有威可畏有儀可象得令聞長世之道是以令名之起人爭與之故知其聲聞不息也

瞻彼淇奥綠竹青青子丁有匪君子充耳琇瑩營會古外弁

皮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青青茂盛貌充耳瑱也琇瑩美石也天子用玉瑱諸侯以石會弁皮弁之會縫也詩人謂武公之德如淇竹之茂盛瑱以琇瑩冠以皮弁飾以玉璂如星之燦以見德之稱其服也申言志之有立名之不息德善之不可忘蓋美之之意無已也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如簀密盛也猗倚也重較卿士之車也周官輿人釋
之曰較兩輢上出式者蓋較高五尺五寸式高三尺
三寸古者立乘故常憑較應為敬則埀手以憑式故
首得俯較既出于式上故曰重較詩人謂武公之德
如淇竹之容如金錫之精如圭璧之美有寛綽之容
乘重較之車入相於周人以為宜善戲謔兮不為虐
兮謂雖燕閒談噱亦有可觀而無過也始言猗猗中
言青青卒言如簀以言德之彌盛也始言瑟兮僩兮

赫兮咺兮張而不弛也卒言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弛而不張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詩人之美武公可謂盛德至善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莊公不能繼先公之業必其無好善之心故賢者甘于退處此干旄之反也孔子曰吾於考槃見遯世而無悶既曰無悶則說是詩者第當言退處之樂不必謂誓不出仕亦不必謂不能忘懷蓋詩人方詠其退處

而樂謂其能不怨上之不用誠為樂天知命若又言其誓不出仕不能忘懷則異于無悶之說矣

考槃在澗碩人之寛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考盤也槃器也謂盤器以為樂也澗山水之閒也曲陵曰阿高平曰陸寛謂襟抱之寛博也邁草也猶言在草野軸卷也猶言卷而懷詩人謂遯世之士盤器

于澗于阿于陸自得其樂自非襟抱寛博安於草野知卷而懐之之道何以有此樂也言謂言語歌謂歌詠宿謂止宿皆以獨言之蓋詩人指所見之人未嘗有朋儔也皆以寐寤言之以其寐寤之間得以自如也永矢弗諼自誓不忘此樂也永矢弗過自誓不復他往也永矢弗告自誓不以此樂語人也矢雖有二訓若訓以陳則不可加以永字自誓而必以永言有終焉之意此所謂無悶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荅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作碩人之詩者謂莊姜不見荅以致無子故閔而憂之詩之所陳初不及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之事序詩者推本言之謂莊姜所以不見荅者由此耳莊姜之賢即燕燕日月終風之詩可以想見是詩亦不及其賢也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

侯之姨譚公維私

碩大也猶言大人蓋男子婦人有德者之通稱也頎長貌錦衣而加褧禮所謂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此言莊姜德稱其服也以齊侯之子嫁為衛侯之妻傳所謂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其尊同此言莊姜宜為配也東宫太子之宫以明莊姜為齊太子同母之妹也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此言莊姜之所出於親戚皆貴也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茅之始生者曰荑手實似之脂之凝者曰膏膚實似之蝤蠐木中之蝎以比領之潔白瓠犀瓠中之瓣以比齒之整齊螓之首顙廣而方蛾之眉細曲而長笑之巧而輔頰動謂之倩目之美而黑白明謂之盼此言莊姜容體之善也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

夫夙退無使君勞

敖敖長貌說說駕也農郊近郊也四牡駕車之四馬也朱幩四牡之飾也翟茀夫人之車以翟羽為茀蔽也莊姜始來自齊說駕于近郊其四牡則驕壯而驕其朱幩則鑣鑣而盛其駕車以朝也國人皆樂得以為之配遂語于諸大夫使蚤退朝無以政事勞君蓋甚樂君之得賢配也召南之詩人視王姬之車而知其有肅雝之德此章言國人見莊姜之車馬遂樂之

如此其至亦必有道矣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洋洋大也活活流貌罛魚罟也濊濊施罟之聲鱣鮪大魚也發發魚大之狀葭蘆也菼亂也施罟者之所資揭揭長也此章以河之流喻齊國之盛大以施罟喻莊公求昏於齊以鱣鮪喻莊姜來歸於衛以葭菼喻親迎禮容之盛又有姪娣之媵謂之庶姜孽孽而

衆多送女之大夫謂之庶士朅然而武壯此言莊姜來歸之始無一不如人意奈何莊公之惑不見荅而使之無子其閔而憂之婉其意於言之所不及此其所以為風刺與是詩四章一章三章皆賦也二章四章皆比而賦之也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花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偶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當禮義消亡之時而失身之女能道反正之言故序詩者以為美然淫泆在初反正在終雖悔亦何及詩人之意亦欲人知戒其初而已然其初為淫風之所感乃上之過其終乃斯人之自能悔悟於衆醉之中忽聞道醒者之語則序詩者加以美之一字未可訾也刺淫泆而謂之刺時則繫之於上者可知矣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此章記其初蚩蚩無知之氓抱泉布而来從我貿絲其意非為絲也即欲謀我為室家耳是時必有謀昏之言詩之所不及不然安得已有從之之意遂送其去涉淇水之外至於一成之頓丘是時必有迫促之言亦詩之所不及不然安得遽有無良媒無我怒秋以為期之約然此亦悔悟之後追道前日之事故有是語耳使其初能覺其非為絲而為我謀又能知無良媒為非禮安肯輕從其約也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此章記其相諾之後踐其初約既不以禮昏姻不敢遵大路而行從垝敗之垣以出入望前日氓所復歸之關其未見也泣涕漣漣而悲其既見也則載笑載言而喜是時爾卜之龜爾筮之蓍其卦兆之體以為無咎遂以爾之車來遷我之賄何為有今日之相棄此亦追悔之言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此章深悔前日之苟合以為後人之戒謂桑未落之時沃若而潤澤嗟爾之鳩無愛其沃若而遂食其葚以喻男子情意盛時亦如桑之沃若嗟爾女子無愛其情意而與之耽樂言其終必為患蓋鳩食桑葚過則必醉女與士耽久則必棄謂士之耽猶可說女之耽不可說者乃女子甚鄙其夫而自惜其身之言若

曰彼男子為非亦何足道我女子一失不復可言矣

非真以男子為可也

桑之落矣其黄而隕自我徂爾三歳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此章怨其夫之相棄而自述其勞苦也謂男子情意既衰如桑之黄而落矣故棄我而不恤爾殊不思自我往爾家三歳之間窘於衣食雖淇水湯湯而盛我與爾牽車往来漸其帷裳不敢憚其勞苦今我未嘗

有差爽而爾自不一其行由爾之心罔中故二三其德也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此章亦述其勞苦而自傷也謂我三歲為爾之婦不敢以室家之事為勞先衆人而起後衆人而卧無一日不然今爾家事亦既遂矣遽加我以暴兄弟不知我之不得已而復歸但咥然而笑其前日之失靜言

思之亦自痛悼耳誰復憐哉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晏言
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此章乃反正之言也謂我之嫁爾本期偕老今既老
矣乃見棄而使我怨彼淇水則有岸原隰則有泮何
女子之身乃無泮岸如此追念總角始笄之時晏樂
相從晏晏安也謂安然言笑旦旦明也謂成此明誓
我實無知不能思爾之反復以致今日彼時反復之

不思今亦何及矣據卒章乃老而後見棄而中間二章既言三歳食貧又言三歳為婦似若止嫁三年而見棄者意此婦人初嫁之時其夫貧窶此婦人以遷去之賄經營生理三歳之間即見其效家事遂意不復如向者之貧故以為言耳若止為婦三歳而見棄不得為老使我怨也是詩六章間有比興之言其實皆賦也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荅思而能以禮者也

竹竿衛女之思歸視泉水載馳其情為尤切泉水之詩止為父母既終于禮不得歸寧非有他故載馳之詩以宗國顛覆不得歸唁其情已切然未若適異國而不見荅利害廹于身故其情為尤切莊姜不見荅亦能自克竹竿之衛女其莊姜之徒與在異國而思衛列之衛詩豈以是而寄宗國采詩者得之衛地與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

笑之瑳佩玉之儺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籊籊長而殺也以竹竿而釣于淇乃兒童遊釣之所衛女思歸而不得故思幼時出遊見儕輩兒童出遊而釣今欲復見而不可有不忘本之氣象謂我豈不思爾淇水遊釣之樂以道遠莫能致耳不言違禮而言道遠尚其私情未克也既而思泉源在其左淇水在其右亦舊時遊觀之可樂者今我為女子既有行

而適異國當遠父母兄弟雖欲復往有不可者此乃以禮自克之言也于是申言幼時在父母家遊觀於淇水泉源之間巧笑之瑳然佩玉之儺然其樂可想而不可復往矣亦自克之言也卒章既言淇水滺滺而可樂以檜為楫以松為舟其遊觀之具又善今既不可復往第當命駕出遊以輸寫心之憂爾此亦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是詩四章皆賦也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左氏傳曰惠公之即位也少杜預計其年纔十五六

耳驕而無禮可以想見大夫刺之亦知其資質非美

不足于為君之道也惠公朔見逐與鄭昭公忽無異

春秋書衛曰衛侯朔書鄭曰忽豈以惠公以年幼故

恕之昭公以無謀故鄙之與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

帶悸兮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

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蔓生支葉柔弱喻惠公懦而無立也觿用以解結韘用以射御皆成人之佩服也惠公年雖幼既即位則服成人之服而其智不足以知人故曰能不我知其仁不足以長人故曰能不我甲甲爲日之長故昔人以甲喻長既服成人之服不特佩觿韘二物也容容刀也遂佩玉之璲也詩曰鞞琫容刀又曰鞙鞙佩璲惠公垂容刀佩璲於帶間其心悸動不能自安與後之爲君見郎吏而刮席者同蓋不知禮故無以

立也知禮則不驕矣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宋襄公之母即宋桓夫人衛文公之妹也生襄公而見出以其子襄公之在宋也故思而不止然則非思宋也思其子也宋襄公之為太子也嘗請立目夷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託舅為言思其母也宋襄公之母子可謂慈孝兩盡矣然婦人見出義與廟絕母既不可以歸宋而襄公終

立亦不可如衛卒皆以禮自克所以為可美也以衛宣昭之無道也而其後文公為衛之賢君許穆夫人宋桓夫人亦皆知禮能自拔於汙亂之中一洗君父之習聖人存之六經豈苟然哉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凡人之情理所不可則雖近以為遠意有所欲則雖遠以為近宋衛不為甚遠而襄公之母之思其子謂

河雖廣一葦可以杭喻宋雖遠可以跂足而望河雖廣不足以容刀舟喻宋雖遠自旦至夕時可至此所謂雖遠以為近也其思如此而終不往止乎禮義也

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杭渡也刀小船也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春秋魯桓公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以其時考之疑衛宣公之詩也而所謂過時不反以其思之深知其役之久也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伯叔尊稱詩人多用之如叔兮伯兮倡予和女是也此詩婦人之尊其夫故以伯兮呼之朅武壯貌所以為邦之英傑也殳長尋有四尺在車之左故曰前驅此役之至重且勞者婦人閔其夫之勞久而不歸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婦人自謂自其夫之役于東也不復塗飾首如蓬之狀非無脂膏潘沐以夫不在無適為容也鄭是時已

徙在周之東為從周王伐鄭故曰自伯之東鄭實非

衛之東也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婦人思行役者之在道雨則有霑濡之苦日則有暴

炙之困使我之思不啻首之疾夫人之愛其身莫甚

於首所謂如救頭然言莫急於此今乃甘心於首疾

則視夫又甚于首矣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諼訓忘即萱也以其能忘憂故謂之諼背北堂也婦人謂已所居在堂之北故欲樹萱於彼也痗病也謂我之所思心已病矣非萱之所能忘也是詩四章皆賦也一說其雨其雨杲杲出日猶言伯且來伯且來復不來謂且雨而復晴也亦通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夫民之昏姻失時事雖多端如有狐之詩直以民之

困窮上不加恤故望以古之盛世荒政聚民之事蓋
荒政十曰多昬乃大司徒所掌既謂之聚萬民必有
施行之條目惜乎無傳意其如後世常平貸民之法
序詩者謂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詩之所
謂會即禮之所謂聚此遺意之略可見者如此衛去
古未遠不能潤澤而行之詩所以刺時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有狐綏綏在
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

憂矣之子無服

狐之為物性孤而多疑故常獨行綏綏獨行不果之貌説者以綏綏為匹行謂人不如狐也竊意詩人方刺男女之無夫家故取性孤獨行之物以為喻且淇水之有梁者淇水之可厲者及淇水之側皆狐之所甚疑而不敢渡者今獨行于彼縱使欲求其匹不可得矣以喻民之困窮者下則無裳中則無帶上則無服其貧窶至此宜乎如狐獨行不可以得妃耦也蓋

窮極之辭不敢斥言上之不恤序詩者從而發明之使誦其詩者隱然見其意於言外此序所以有功於詩也是詩三章皆上比而下賦也昔禹未娶行塗山有狐九尾人歌之曰綏綏白狐九尾厖厖則綏綏非匹行明矣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案春秋魯閔公二年書狄入衛僖公二年書城楚丘而左氏傳乃曰及狄人戰於熒澤衛人敗績遂滅衛又曰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且君死于位曰滅以衛之敗懿公死焉而宋桓公宵濟衛之遺民七百有三十人益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於漕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齊語亦曰衛人出廬于漕齊桓公城

楚丘以封之與之繫馬三百則左氏謂之滅衛封衛未為過也春秋尊中國故書之曰入不與夷狄之滅中國也春秋尊王命故書之曰城不與諸侯之專封也昔者衛滅邢鄘晉滅魏聖人皆存其詩且列國猶不許相吞况夷狄乎昔者葵丘之命亦曰無有封而不告且霸者猶不許擅命况王者乎聖人有興滅國之志宜不與狄人之滅衛也聖人有為東周之志宜不與齊桓之封衛也詩序既言衛為狄所滅又曰齊

桓公救而封之乃與左氏合意者春秋立一王之法故嚴於取與左氏則並紀其實或者亦出於聖人授經之意與聖人存其實於詩而嚴其辭於春秋豈茍然哉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木瓜木桃木李皆果之一種而少異者形如瓜而有

鼻者謂之木瓜形貟而小者謂之木桃形如瓜而無鼻者謂之木李瓊也瑤也玖也皆玉之名也瑤次于瓊玖次于瑤琚在佩玉珩璜之中衛人欲厚報齊之惠謂人以木果投我者我當以玉佩報之猶非所以為報特用此以永繼其好爾此皆物輕意重之謂也

是詩三章皆比也

詩補傳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詩補傳卷六

宋　范處義　撰

王

周之始盛也文王位止西伯未嘗稱王而二南之化被于天下周之既衰也平王以後雖為天子而王風之詩僅同列國此二南與王風名同為風實則不同也風之名既同於列國而加以王之一字所以尊周亦所以懷周與孔子于魯春秋書王之意一也衛有

狄人之難未幾復振周有犬戎之禍遂致陵夷王之次衛其以此與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宫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序詩者道東周大夫過豐鎬故都不忍去之情狀簡短數言發明一篇終始之義至今讀之使人流涕誰謂詩序可無取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揺揺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
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
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於結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
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憂思亂於中則瞻視眩於外閔周室者黍稷莫分念
父母者莪蒿莫辨此黍離蓼莪所為作也離離垂貌
靡靡遲貌搖搖則憂心無所附著也如醉則憂心狂

慼如人之醉也如噎則憂心哽塞如人之噎也稷之苗稷之穗稷之實非必謂前後所見蓋其憂思旣亂於中謂我所見宗周故都盡為禾黍豈真黍耶抑稷之苗稷之穗稷之實邪旣不能辨其為黍為稷豈復計其成之蚤晚為苗為穗為實哉於是自歎曰知我者則謂我心憂宗周不知我者謂我何所求而至此慼亂人固未必我知所恃者天知之耳彼不知者亦何人哉意謂宗周顛覆至此而不知憂亦不近於人

情矣是詩三章皆賦也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

以風焉福乃

此詩作於大夫所謂君子者非婦人指其夫蓋大夫

見時之賢者不免行役故以君子稱之亦與邦之桀

執殳前驅之意同用之非所宜也下篇君子陽陽亦

此意或謂詩不見思其危難之事竊意行役之人所

憂者死亡耳飢渴則致疾病疾病則致死亡所謂危

難即疾病死亡也卒章祝其苟無飢渴蓋思其危難所由致而風諭之使無飢渴以生患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時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括戶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鑿牆而棲雞曰塒雞棲于杙曰桀下來牛羊之歸也下括牛羊之聚也佸會也詩人謂君子之行役何時

可來歸何時可會合不知其期不日不月謂無日月可期也曾不如雞之棲于塒棲于桀不過日之夕而牛羊亦以此時而歸聚嘆行役者之不如也賢者有此久役何以使我勿思苟無飢渴之患亦足慰我之思矣此所謂思其危難以風也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禄仕全身遠害{{于}}{{萬}}而已

東周之賢者相招為祿仕雖抱關擊柝亦可為也何至如衛之仕于伶官竊意詩人據所見而言未必盡然或謂伶官人所賤無復責望若其他皆有常職未必能全身遠害此亦一說也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子余下同

君子陶陶遥左執翿徒刀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陽陽容充盛貌陶陶志自得貌簧笙簧也翿舞纛也周之賢者左手執樂舞之器右手招同志之友相與

為人君房中之樂在人君遨遊之所其容充盛其志自得乃樂此不以為愧有大隱在廛市不必山林之氣象賢者之所為固未易窺也只此也且語助也是

詩二章皆賦也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古者未嘗用畿甸之民為諸侯戍守蓋諸侯有故天子當命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今平王號令不

行至不得已用畿甸守衛王室之人遠屯戍于毋家

周人所以怨其用之不以道而思還歸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記同下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

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

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

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浮揚之水淺緩無力故物之輕微如束薪亦不能流

喻平王威令不行不能用諸侯也楚輕於薪蒲輕於

楚以喻王益微弱不特不能令大國亦不能令小國矣申平王之母申后之家在陳鄭之南迫近于楚故戍守之也堯命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之祀於周有甫有申有齊有許然則甫也許也與申同為姜氏亦平王之母黨也彼其之子指諸侯而言謂當戍而不往者而獨用我周人所以思之又思謂何月可以還歸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中谷有蓷(吐雷下同)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覲)室

家相棄爾

凶年饑歳世所不免為夫婦者正當同患難遠至相棄由其夫婦之義日以衰薄而致然也詩人以為風俗衰薄其来有自未可遽望其善特閔之而已

中谷有蓷暵(呼但下同)其乾矣有女仳(匹指下同)離嘅其歎矣嘅(口愛)其歎(吐丹)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張劣)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蓷益母也暵燥也蓷生于中谷宜其耐旱今始而燥其生於乾土者中而燥其已長茂者卒而雖生於卑濕者亦燥矣其物性脆弱故無有得免者以喻夫婦已自衰薄故遭歉歲其始也則困窶無以自存者仳離矣暵其乾之喻也其中也則強壯可以自營者亦仳離矣暵其脩之喻也其卒也則雖粗有生理者亦仳離矣暵其濕之喻也困窶者相棄則為之歎息謂所遇之艱難尚冀其悔也強壯者相棄則為之悲歗

謂其所遇之不淑尚亦冀其悔也至粗有生理者相棄而不顧則哀薄尤甚矣苐當為之再三啜泣不復冀其悔也以脆弱之物喻哀薄之俗蓋有深意使堅強之物雖遇旱暵未至俱燥使忠厚之俗雖遇凶歉未至相棄詩人可謂長於譬喻也仳别也歗長吟也歗甚於歎泣甚於歗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兎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佩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隱三年左氏傳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故周鄭交質及平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桓五年王奪鄭伯政此桓王失信之實也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此諸侯背叛之實也戰于繻葛蔡衛陳皆奔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此王師傷敗之實也故君子不樂其生作兔爰之詩言閔周者謂事至此無可為矣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力支尚寐無吪五戈有兔爰爰雉離于罦孚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古孝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昌鍾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兔狡而難取以喻背叛之諸侯雉介而易斃周之君子自喻也羅罦罿皆網之異名兔則爰爰而自得雉則憂網羅之多故不樂其生者自比於雉也周之君

子既不樂生于是嘆曰我生之初時未亂離也尚無有為此者無有造此者無有用此者乃我生之後罹此憂凶不忍見之弟欲寐而無所動無所寤無所聞也爰爰緩也吪動也覺寤也聰聞也庸用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葛藟（力軌下同）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九族有二說自高祖及玄孫一說也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亦一說也是詩刺平王指言父母兄弟疑非

為異姓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呼五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緜緜葛藟在河之涘俟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緜緜葛藟在河之漘順春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又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葢此物當依木以生今乃在河之滸之涘之漘則非其地失其所矣詩人自喻王不能親睦是失所依也

滸涘漘皆水涯也詩人三言終遠兄弟必王之兄弟中尊者所作也説者謂王忘己之父母兄弟以他人為父為母為昆殆非詩人之本意豈有王之兄弟敢如此指斥且以他人為父母以他人為兄之言不可以訓竊意詩人正謂王宜親兄弟今乃終遠我兄弟則是王不念我兄弟本是同父母所生我且為王之昆既終遠之全無親睦之意王之視父母兄與他人之父母兄等爾猶言視如路人責王之意深矣莫我

顧謂不復顧我也莫我有謂不復有我也莫我聞謂不復相聞也所謂棄其九族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采葛懼讒也

懼讒之詩鄭氏以一日不見之語謂人臣因出使而懼讒不為無理葢古之忠臣一日不在朝廷則讒言遂入其事多矣鄭氏之說不可廢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

三秋兮彼采艾蓋五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采葛采蕭采艾皆積少以成多讒人之言亦必積毁而後信賢者一日去國則讒言遂興此詩人之所甚懼以一日為三月三秋三歲之久東周王者聞此言而不悟此君子所以為全身之謀不暇為國計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一説汲黯不願之郡疑張湯也京房不敢離左右疑石顯也詩人懼人之讒至不敢去朝廷故以一日不見君為三歲亦通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據詩所陳當禮義陵遲之時男女淫奔由無所忌憚而然詩人因言古之大夫能聽男女之訟與行露美召伯之意略同然行露言不能此詩言不敢其息訟雖同而所以息者有異曰不能者德明惟明也曰不敢者德威惟畏也明與威皆出于德其可美均也

大車檻檻毳（尺鋭下同）衣如菼（他覽）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大車

哼哼_{他敦}毳衣如璊_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古之大夫所乘之大車其動則檻檻有聲可懼其行則哼哼如氣之出所服之毳衣如菼之青謂如騅之色也如璊之赬謂如玉之色也人見其車服已知畏之不敢為淫奔之行非有德以稱其車服何以得人心如此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_{古了日}

民既不敢犯不止一時也蓋將終身焉于是自言其

情曰生固不得相奔同室而處死苟幸得同穴而葬足矣又指皦日為誓謂决不犯禮而相奔也葢古者大夫之徳能使人之不犯而不能使人之無情同穴以示其相慕之情皦日以為其不犯之信葢與漢廣之詩游女雖不可求欲秣其駒馬之意相近豈非文王之化及於後者猶如此乎是詩三章皆賦也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莊王不明賢人放逐以見用舍不當於人心一時廢棄而去者國人反思之冀乎國人皆曰不可者矣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丘中以喻國家麻也麥也李也皆可食之物喻國家之祿也彼無罪而去如留氏之賢者望其施施舒行而來食君之祿且有美德如玉以及我也子嗟子國

似是留氏兄弟之字彼留之子亦指其兄弟而言以協音韻終始止及一留氏葢詩人據所見者作此詩也詩人多以玉比德以玖為佩亦可以相贈故取以為喻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詩補傳卷六